



清新，一缕染绿军营的杨柳风

——感悟军营“年味儿”⑥

■辛士红

火红的灯笼、吉祥的对联、喜庆的锣鼓……广袤的神州大地张灯结彩，浓郁的年味扑面而来，新年的阳光洒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

“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春风像一位绝世的丹青高手，潇洒地挥一揮画笔，染绿了春泥春岭春山岗，染绿了春草春柳春海棠，军营内外处处洋溢着新的气象。几许清新、几多欢歌、几缕春意，或深或浅地浸润在树梢与眉梢。

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。”春节被称为中华民族“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遺產”，是辞旧迎新的传统佳节、万家团圆的亲情之约，也是观察作风之变的重要窗口。

年味千种，清新意蕴深。“年是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喜气洋洋；年是一串炸响的爆竹，金光闪闪；年是一种离别，失去了过去的日子；年是一种到来，迎来了春光无限。”清新的年味，就像和煦的春风，就像解冻的河流，为传统的节日

注入了时代元素，温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清新，是一种触手可及的新感觉。关于过节送礼，有这么一个段子。问者：你是什么意思？送礼者：就意思意思。问者：这就没意思了。送礼者：其实也没什么的意思。问者：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军营绝不给“四风”寻隙反弹的机会。如今，摒弃“意思意思”，卸下“人情包袱”，剪除利益纷扰，那些以礼尚往来之名攀附关系的没了托辞，借觥筹交错之机搞权钱交易的失去土壤。年味里的变迁，绝不是吃喝上的变化、应酬上的简化，更鲜明地标识出作风的优化。

清新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新境界。为人处世，不必为送礼拒礼闹心，不再为请吃请请费神，跳出了人情往来的羁绊，远离了污浊之气的雾霾，少了人情之负，多了人情之美，不但胃饱心不累，门前清静，而且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处，与基层官兵同乐。最好的年味，是

原汁原味；最真的情感，是战友之情。春节应该回归欢乐祥和、风清气正的节日内涵。清新之风，是党心民意之所向，军心士气之所在。生死相依的战友情谊，恣容许在春节时变了味、染了尘。

清新，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新气象。过去沿袭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，而今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越来越多，绿色过年成为风尚……扫除物质主义、功利主义的尘埃，拂去爱慕虚荣、崇尚浮华的泡沫，清新的年味让官兵生发出更多新的梦想、新的希望，再加上执著与奋斗，我们深信“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”。

“春风朝月起，吹绿日深。”清新是一种劲，哪怕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也有可能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；清新是一种力，哪怕是“破浪凌霄一羽轻”，也有

可能“扶摇直上九万里”。清丽的颜色、清新的味道、清秀的气质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之物，而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之境。当清新永驻心田，清廉、清正、清明才会成为时代况味；当清新染绿军营，绿色发展、绿色交往、绿色出行才会成为良好习惯。

人岁岁过新年，最是清新年味长。清与浊的博弈，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较量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也不可能一劳永逸。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，只有把每一天都当作年关那样去守“廉关”，远绸裹而崇清新，远铺张而尚俭朴，绵绵用力、久久为功，才能一步步赢得灵魂深处“天人交战”的胜利。

春节，一个良好的开端，一个崭新的起点。清新的年味，“产生于过去的现在，孕育着伟大的未来”。让我们在品味年味中，涤荡心灵尘埃，纯正政治生态，勇敢地向春天进发，努力去成就一个更加“伟大的未来”……



八一时评

摆脱焦虑，守得花开的美丽

■祝俊业

春节聚会，免不了天南湖北地畅叙一番。然而，有些人津津乐道的是，“某某当上处长了”“某某发大财了”“某某的孩子考上名校了”“某某住上大房子了”……言谈之中，流露的是为个人进步、为孩子考学、为老大无成、为买不起房子等焦虑的情绪，让人真切地感到“压力山大”的存在、焦躁不安的弥漫。

“整个世界似乎被按下了快进键。”当今日新月异、深刻变革的时代，势必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求变、求快、求快的心理投射。一个世纪前，世界还定义中国人是“漠视时间的人”，现在，却发现一些人成了“急躁和没有耐性的地球人”。置身于不断前行的中国，这种群体性焦虑似乎无处不在：成功的焦虑、年龄的焦虑、发财的焦虑、身份的焦虑……人们似乎感到生活富足了，幸福感却少了；有房有车了，成就感却少了；挣脱外在束缚了，归属感却少了。让人想起那个经典发问：“这个世界还会好吗？”

“取级焦虑”是困扰一些干部的“心病”。追求政治上的进步、职务上的提升，实乃人之常情、无可厚非。然而，一个单位的位子就那么几个，而且越向上位子越少。有限的职位，决定了绝大多数干部或早或晚会遇到进步的“天花板”。尤其是在改革关头，不少单位级别降了、位置少了、进步的空间小了。如果把职务上的进步作为衡量进步的唯一标签，“大失所望”恐怕在所难免。如果把工作越干越好看作是最大的进步，就能每天品尝到耕耘的快乐。只有以宽广的心胸和视野，正确对待个人进步，才能摆脱“取级焦虑”，实现人生价值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

当成功被狭隘地披上功利的外衣，出人头地、快速成名等成为追求的目标，容易使人在焦虑的裹挟、纠结的困惑中迷失自我。“事能知足心常惬，人到无事品自高。”懂得知足，方能快乐；懂得取舍，方可轻松；懂得珍惜，方有幸福。追求成功是一种态度，但如何定义成功、如何达到成功，却考验一个人的理性、境界和心态。陷入“成功焦虑”的泥淖，很容易把自己弄丢，甚至于为了所谓的成功不择手段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河流，只要一刻不停地向着大海进发，在追求中懂得取舍，在纷繁中保持本真，又何必计较一时的弯曲和笔直呢？

青年官兵是部队的主体，原本与“中年危机”关系不大。然而，时代的列车跑得又快，青春的脚步稍不留神就被甩在后面。有的90后在焦虑：已近三十而立了，家庭和事业的压力大得“累觉不爱”。有的80后更是焦虑：找不到昨天的意气风发，看不到以前的激流勇进，似乎被挤到了时代舞台的边缘。“事如芳草春长在，人似浮云影不留。”人世间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，与其被焦虑情绪困扰，不妨将其视为一个“叫醒”闹钟：当它在你耳畔响起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烦恼，而是当作一种提醒，时刻提醒你不要再在这大好的时代、大好的年华睡过去。

不过，焦虑并非一件彻头彻尾的坏事。据心理学家的分析，适度的焦虑也可以成为一种向上的因素，一种建设性力量，甚至促成一种活跃状态。如同鲶鱼效应，鲶鱼在搅动鱼群生存环境的同时，也激活了自己的求生能力。同样，在克服焦虑的过程中，个体的视野将变得海阔天空，能力将变得空前强大。

“远方其实并不远，走着走着花就开了。”当我们多一分沉潜，少一分焦虑，以平和之心对名，以知足之心对利，以淡泊之心对位，以敬畏之心对权，以精进之心对事，自然能够守得花开的美丽。

(作者单位：武警广东省总队)



玉渊潭

还乡何需衣锦荣

■张志坚

每逢春节，衣锦还乡、招摇过市者有之，未能“衣锦”、近乡情怯者亦有之。作为一种社会心理，衣锦还乡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传统，“此人情之所聚，而今昔之所同也”，很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。

当年，项羽进入咸阳后，部属劝他定都关中。谁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良策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绣行，谁知之者！”这也埋下了他失败的隐患。

他的老对手刘邦，同样对衣锦还乡朝思暮想。在刘邦天下后，他威风凛凛地回到了故乡沛县。《史记》中记载：“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……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：‘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’”

然而，元曲作家睢景臣却以揶揄戏骂的手法，把“高祖还乡”描绘成滑稽可笑的闹剧：“红漆了义，银铮了斧，甜瓜

苦瓜黄金瓠，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，白雪雪鹅毛扇上铺……白甚么改了姓，更了名，唤做汉高祖。”

衣锦还乡，除了面子因素作祟外，还有的把这当成了抬高身价、奔竞夤缘的机会。那个以头悬梁锥刺股出名的苏秦，曾跟着鬼谷子学习兵法。外出数年，穷困潦倒而归。兄嫂和妻子都讥笑他。苏秦暗自惭愧，埋头读书。最终以合纵之术四处游说，担任了六国的国相。衣锦还乡时，妻子、嫂子都“侧目不敢仰视，俯伏侍取食。”苏秦问其嫂子：“何前倨而后恭也？”嫂子俯身请罪说：“见季子位高多金也。”

一个人也许能从衣锦还乡中找到成就感，但这种建立在物质和浮华之上的成就感，也未必就如想象中那样美丽。西汉有个叫朱买臣的高官，原本出身贫寒，一心想通过读书考取功名。无

奈40多岁了，仍然一事无成，只得割草卖柴为生。妻子实在不愿和他一起再过这种清苦的日子，就找了一个老实男人改嫁了。朱买臣飞黄腾达后，声势浩大地回到老家会稽当太守。路上正好碰见前妻和现在的丈夫，就把他们带到府第安顿下来，免费供给丰厚的衣食。他的前妻把这种照顾当成了对自己的羞辱，生活一个多月后，突然上吊自杀了。

对于苏秦、朱买臣二人的经历，欧阳修评价说：“若季子不礼于其嫂，买臣见弃于其妻。一旦高车駟马，旗纛导前，而骑卒拥后，夹道之人，相与骈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；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驱汗，羞赧俯伏，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”宋代诗人徐鉉专门以《朱买臣》为题写道：“长歌负欠久栖栖，一旦高车守会稽。衣锦还乡成底事，只将富遣耀前

妻。”

对于不了解自己的人，衣锦还乡也许可以产生炫目的光环，但在很多亲朋好友旧看来，提到你的名字，想得最多还是那些熟悉的往事。在戏曲《薛仁贵荣归故里》里，发小忆起的全是端不上台面的鸡毛蒜皮：“你两个也曾麦场上拾谷穗，也曾树梢上摘青梨，也曾倒骑牛背品酸葡萄，也曾偷得那青瓜连皮吃。”

树高千尺不忘根。共产党人、革命军人永远不应忘记父老乡亲，不应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但决不能搞“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”那一套，不能搞“衣锦还乡、光宗耀祖”那一套。邓小平自从20世纪50年代离开四川老家，尽管先后9次回川，却始终没有回广安老家。他说：“我怕。”邓榕在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一书中解释：“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，跟他要求过好多次，可他就是不看，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，也不让我们回去。后来父亲告诉我，我们一回去，就会兴师动众。”原来，他怕给地方政府和乡亲们添麻烦，怕兴师动众造成不好的影响。

一个人的“身价”，与“面子”大大小小无关，与“派头”足足小小无关，只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贡献。所以，不论当多大的官、干多大的事，都应谨记：“自己也是老百姓，还乡何需衣锦荣。”

(作者单位：31697部队)

而哭，更为战士们们的“日常”心疼落泪。

寂寞的无名湖和快乐的边防兵

海拔4520米的无名湖湖所含氧量不到内地的50%，黄色的土壤，黑色的大山，白色的积雪，常年陪伴着边防战士。

17时半，爬上哨所的我们疲惫不堪，还没来得及跟战士们好好打个招呼，就睡在了床上。一夜昏昏沉沉，每每睁眼，天依旧漆黑一片，高原的夜真长啊……

第二天醒来，心中一阵懊悔。上山前本来计划要给战士们做道拿手菜，结果昏睡一夜，错过了这个机会。不过看着战士们为我们准备的饭菜，顿感相形见绌。炊事班长说，现在无名湖有了菜窖，有了大棚，也有从山下背来的新鲜果蔬，“想吃啥我都能做！”

高原上的阳光格外好，照在积雪上，能反射出五彩小亮点。21岁的广东兵黄训伦告诉我：“无名湖的云很神奇，它有灵性，不论‘云海’还是‘绸缎’，到了19时它们总会汇聚到山下，按时回家。”我随即问：“你有多久没回家了？”他说：“451天。”好干脆的回答，这个曾经叛逆的“网瘾少年”，谈到“家”时突然变得温柔起来。

当兵不怕条件苦，最怕心中寂寞浓。黄训伦拿出手机，让我看他拍的小视频——脸盆里放着洗漱用品，把脸盆扣过来，发现牙刷居然冻在脸上；激动地拍摄在哨所附近出现的黑熊；偷偷把红薯放进火炉里烤着吃。他说，他经常突发奇想“搞点事情”，在严肃的生活中发出声来，“这样的生活也有意义也有意思”。

根本没有湖的无名湖原本是寂寞的，这群可爱的官兵如冰川融雪，给这里带来生机，让一种最淳朴、最洁白的灵魂在高原绽放。

有人问：“这样的荒凉之地，干吗透支战士的生命在这守护？”连长说：“祖国的领土，哪怕再荒凉，也不是多余的，都需要守护。我们来到这，绝不能因自己的懈怠把领土守丢了啊！”

闻听此言，我使劲地认真地点了点。

再见，也许再也看不见，却难忘那双让我绝处逢生的大手

就要离开哨所了，战士们按照藏族传统，给我们敬献哈达，唱着《强军战歌》为我们送行。我顿时眼眶湿润，心中不舍。

下山，依旧是那条艰辛的路。我拉着陈明鑫班长的手，不停地问他：“我们昨天真的是从这条路上走来的？我们是怎么上来的？”陈班长说：“今天再让你看看来时路。”一夜的积雪让下山路变得湿滑，腿脚也酸痛不堪。身体重心后倾，总想往地上坐。“你放心走吧，我随时在你身后”，陈班长的话戳中了我的心，让我觉得身后就是铁壁铜墙。

你见过西藏边防军人的手吗？我极力劝说陈班长戴上手套，以防荆棘划伤。他张开大手让我看：“这些伤疤，都习惯了，不嫌多。”除了伤疤，他的手与其他战士的一样，是紫黑色的，指甲也发黑，这是只有常年缺氧的高原战士才有的特征。一路上这双手又当“安全绳”，又当“垫脚石”，让我们的下山之路变得不那么痛苦。我嘴里不停地说着“谢谢”，陈班长说：“对我们永远不要提谢谢。”我不知道要回应些什么，只觉得一股暖流从心底流过。

越接近山脚，越觉得不舍。这群战士打破了我对边防军人的刻板印象，他们坚毅、忠诚、无畏，也温暖、乐观、阳光。将近18时，我们走到山脚的公路上，战士们站成一排与我们告别。我上前给我的两位“生死之交”一人一个拥抱，陈班长说：“最好还是别来这里了。”我懂他的意思，却不能领情。

12位战士又走进山林，转身与我们挥手的一瞬间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，冲着消失的背影哭喊道：“谢谢你们，再见！”

(本报西藏山南2月17日电)

号手就位，倚天长剑护神州

(上接第一版)

如今随着新装备陆续入列，对许多摩拳擦掌的官兵而言，虽有“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”的遗憾，但接装即打、首发命中的成功实现，标志该旅战斗力又迈向新高度。

“号手就位！”

这号令声，是他们舍我其谁再出征的冲锋号角。昨天凌晨，待新装备安全入库，旅装备管理科科长贾晓晓满身疲惫走向宿舍。当他习惯性举手敲门，才猛然意识到，妻儿还在远方的原驻地，自己已移防到新营地。

此行，他带领官兵接装辗转月余。途中一列列满载归乡浓情的春运高铁，从歇脚的军列旁呼啸而过，官兵就一次次把思念托给它们，带向远方暂不能回的家。去年年底，该旅接到整体移防命令。在旅运输营房科苏勇铖眼里，这哪是搬家，就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机动演练，一次体现军心士气的作战行动。上千官兵来不及告别家人闻令而动，在“敌情”阻击下走一路打一路，演练了多项战法，获取一批宝贵训练数据。

组建10余年来，这支导弹新锐历经3次转隶、3次移防、2次武器换型，官兵们已习惯了这一次次的告别与分离。其实，换羽重塑、破茧重生过程中，战斗力每一分增长，无不倾注着每个火箭官兵家庭的默默奉献。

该旅旅长查显发介绍，移防前，旅里许多官兵贷款买了房子，部分随家属入户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，移防后，这一切全部又得从头再来。发射二营教导员张楼楼妻子辞掉省重点高中教师工作随军，因他工作

调整和部队移防，结婚11年先后4次搬家，只身带着两个小孩至今不敢找工作。三级军士长白继相家属去年随军后，两口子在原驻地看中一套房子并交了定金，因移防他们不得已“牺牲”定金把房子退了……

号手就位，导弹起竖！

子夜，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演练骤然打响。夜幕下，长剑战车鱼贯而出，悄然开赴发射阵地。借助微弱星光，测发控号手、大学生新兵丁誉航操作如常，新型导弹徐徐竖起。

辞旧迎新迎来新营区、新编制、新装备、新使命，对丁誉航来说，这是个很特别的春节。入伍不到半年，他对“所谓的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”有了真切深刻的体悟：在这支沉默的部队，他处处感受到一股磅礴如雷的信心力量。

号手就位，导弹起竖！烟花散尽，夜空归于平静，矗立的导弹，更显巍然挺拔。点点繁星仿佛在期待长剑烈焰升腾，与其相遇长空的那一瞬间。

看看远处城市闪烁的霓虹，耿耿来队探亲的妻儿已安然入睡，凯旋的三营营长肖雪荣，虽没来得及备点年货，心却一路踏实下来。这次高原执行发射任务一个多月，他没能睡上一个安稳觉，此刻在沙发上一躺便发出鼾声。

(本报北京2月17日电)

(上接第一版)

为安全起见，王副团长给我们3个女记者每人安排了兩名战士，护送我们上山。班长尹小波精干朴实，顺手背起我的背包，拉着我向山上挺进。

“小心树枝，别打到脸”“踩到麻绳上，别踩冰”“慢点慢点，不急，休息一下”……一路上，他细致又耐心地嘱咐着我。我问他：“你们平时爬山需要多长时间？”他说：“一个半小时就够了。”我又问：“像我们现在这个速度，要爬多久？”他说：“得用4个多小时吧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紧接着说：“没事的，我们天黑之前肯定能爬到，不着急。”

听尹班长说，无名湖头年一进11月到来年6月都会大雪封山，原本可以通车的山路，会被五六米深的大雪覆盖。每年初夏，都需要官兵开铲车清理一个月，才能把路疏通。除了大雪封山前团部送上来的过冬物资，战士们每个月还要下山去背一些新鲜蔬菜，一个冬天加春天，少则十几趟，多则二十几趟，他们都要在它们的这条路上往返。

走了一个小时，头疼欲裂，呼吸困难，我的体力完全透支了。看不清前路，只能昏昏沉沉挪动着无力的双腿。尹班长架着我的胳膊，领着我慢慢往前走，我似乎把所有的重量全都压在这根胳膊上。“前面大石头，你抓紧绳子再爬。”尹班长了三步攀上石头，拽紧绳子一头，我在石头下面拉住另一头。我尽力抬起右脚，踩到我认为是安全的地方，左脚一蹬，右脚一滑，啪！我扎扎实实地摔在了石头上。战士们赶忙跑过来，把我扶起。

是啊，高原反应加体力透支，怎会有清醒的意识去断定哪个地方才是安全的？

这一摔，把我的倔犟摔得粉碎。

望着看不到顶的山，看着前面根本不算路的路，有些后怕，有些自责，干吗非上来这一趟？干吗非给战士们添麻烦？为什么这么不争气，连个山都爬不上去？

尹班长说：“不麻烦啊，你们能来，是我们的最好礼物！”他憨憨地笑了，我默默地哭了。

一路上，我跟尹班长聊了很多。他

